



土桥镇

——百年记事

侯民治 著

江南河密、人稠，桥也特别多，堪称中国之最。以桥命名的村镇也不少。这土桥镇就是万千中的一个。

别看土桥镇现在地处偏僻，明清年间却是有名的水旱码头，腹地广阔，物茂人丰，号称南京通济门外第一大镇。镇上流传着一首不知起于何年何代，但却妇孺皆知的民谣：

“土桥镇，像条船，就靠三家玩。中间孙兴泰，东西是陈谭。”

这民谣说的是支撑土桥镇的三大商家，它们都坐落在镇上的黄金地段。实力最雄厚的孙家，雄踞镇中央，开了布店、杂货店和粮行。孙兴泰东邻，隔街相望，是陈姓的“高昌当”，青镶门面（很像上海的石库门），当地人都叫“当铺里”。孙兴泰西邻，就是谭昌泰烟茶店，三大间门面，前店后庄，兼营大宗批发。

说起这三家的发迹，都有一对虚实并存的传说。虚的像神话，实的沾着腥味。

孙兴泰的孙家，是从孙小六（大名孙开泰）手上发起来的。他是土桥镇南面雾沉圩里孙家村人。他并无兄弟，但按各房统列，排行第六，所以土桥镇人都叫他孙小六子。明清时期，雾沉圩里有“皇粮田”，管皇粮田的“皇粮庄头”，就是他孙家村的。孙小六子家祖孙三代都帮在“皇粮庄头”家。他祖父是帐房先生，帮庄头管了一辈子皇粮。他父亲做了大半辈子“大伙计”，

即领着长工、短工下田的“班头”。这儿也叫“锹把儿”、“掌锹的”。孙小六子是小放牛的。

那他是怎么发起来的呢？先谈点虚的。

孙小六子老实、肯吃苦，个头长得也高，力气比别的孩子大，但在放牛场上从不称王称霸，欺负别的放牛娃子。每次放牛回来，牛肚子都是吃得饱饱的。不像有些贪玩的放牛娃，到了山上就把牛一甩，随它去啃草，自己玩去了，牛肚子吃不饱，就让牛猛饮水，灌满肚子。因此，他从小就很得庄头的欢心。后来他当了做田的小伙计，出粪、推粪，六月里“爬行”（趴在一行一行的稻秧里，拔去和稻秧长在一起的稗草），从不怕脏、怕累。庄头看这个后生有出息，又有三代东伙关系，按辈份又是庄头的侄儿，到他十八岁时，就把从江北买来的丫头荷花配给他了。

这丫头比孙小六子还大一岁，出落得很有个人样子，不要看她不多言、不多语的，却满有心计。服侍老太太，最得老太太的欢心，庄头家上上下下，没有不说荷花这丫头好的。庄头把她许配给小六子，其他的伙计都羡慕死了，孙家村的小伙子们更是眼红。

小六子家原有一处地基，几间草房，他父母去世后，小六子就住在庄头家，这几间房多年没有人住。庄头请人给他补了墙、换了草，小六子又自己打了夹板墙，包了一个院子。荷花从小就吃过苦，很能干。成家以后，小六子还在庄头家当伙计，她就把这个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院子里种了各种菜，又养了一窝老母猪，还养了不少鸡、鹅、鸭。

入冬以后，小六子下了工，把一年的工价稻子称回来，“腌菜腌在缸里，稻装在仓里”，他俩也和一般农家一样慢慢悠悠

地过冬了。冬闲时乡下人都不肯点灯熬油，他俩又是新婚，天一黑就上床了。办完了“事”，睡足了觉，离天亮还早着呢！有月亮的夜里，荷花好从窗口往院子里看。有天下半夜，荷花蹬蹬丈夫（江南农村夫妇只要不“那个”，都是分头睡的。

“你看！这是哪家的一窝兔子，跑到院子里来了！你忘了关院门啦！”

小六子抬头往窗外看看，院子里一片月光，好像有一串白东西在东墙根窜，再仔细一看，又什么也没有了。

“睡吧！是看花眼了，院子门我顶得紧紧的，怎么能进来兔子呢？”

第二天夜里，荷花又看见那一窝子兔子了，忙把小六子拖到窗户边看。这回他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：一对大白兔子，领着一窝小白兔子沿着东墙根往南边跑。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”一共是六只小白兔。

“这是哪家的兔子呢？……这东西好扒洞，恐怕是从猪圈那儿扒洞钻进来的，明天把洞堵上……我们可不能昧了人家的一窝兔子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他俩就沿着院墙找兔子扒的洞。整整齐齐新打的夹板墙，什么洞也没有。

两人又把目光对着院子门，两扇门虽是旧木料打的，但门板、门框、门槛，严丝合缝，别说是兔子，连小虫子爬进来也费事。

当天晚上，他俩并没有早早地上床。荷花来月经，早早地上床也睡不着，就趴在窗口看。窗外月光很亮，院子里菜畦子上盖着草，有几处的瓢儿菜露在外面，看得清清楚楚。猪圈、鸡窝就像镀上了一层银。四处静静的。

他们也静静地等着那一窝兔子。

有一顿饭工夫，没见。

两顿饭工夫，也没见。

看看月亮都偏西了不少，小六子的眼睫毛有点打架了。

忽然，荷花紧张地捣捣他。

东墙根里猪圈旁一只大白兔子伸出了大半个身子，接着又跳出一只大白兔子。而后小白兔们也跳出来了。小六子屏住呼吸数着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小白兔都出来了。

荷花紧张得不自觉地抓住丈夫的胳膊，心都拎到嗓子眼了。

一对大白兔，六只小白兔，一蹦一蹦，蹦到菜畦子上，有两只小白兔已蹦到他们草房门口了……

荷花突然放下丈夫的胳膊，从床上抓起自己换下的沾了月经的脏裤子，悄悄地往门口走，小六子莫名其妙地跟着她。

她悄悄地、轻轻地开了门。

八只兔子似乎没有注意，都拱在一个地方，扒菜畦子上的稻草呢！

荷花忙张开那条脏裤子往这窝兔子身上乱扑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扑，那些窝在一起的兔子都一动也不动了。还有两只小兔子一蹦一蹦地往墙根下跑，荷花又拿裤子往它们跑的方向乱抖动，那两只小兔子也一动不动了。

这时，小六子定下眼睛来一看，原来伏在地下一动也不动的八只白兔子，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兔子了……

荷花高兴地说：“验住了！验住了！”

小六子不知究底，怔怔地看着荷花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荷花说：“刚才我就想……这窝兔子恐怕是宝贝……我在家听老人们说过，脏东西才能验住宝贝，这不真的验住了！”她高兴地扑在丈夫身上。

得了这一窝金兔子，他孙家还不发起来！

但孙小六的实际发家史，就不那么光彩夺目了。

孙小六与荷花，一个是小放牛的，一个是小丫头。小六子手上戳了刺，都是请她挑，眯了眼，也都请她吹。衣裳划破了，请她补。他也常把摘来的桑椹、甜瓜之类的东西悄悄地塞给她。可现在长大成人了，荷花见了他，不光不打招呼，还低着头不敢看他。她越低着头，他越想看她。有时他还故意绕道迎着她，和她碰面呢，她还是低着头擦身而过。

有一次荷花到磨坊里给伙计送洗好的被子去。这里帮工的被子是东家供给的。小六子在接被子时，就连她的手一起抓住。她脸红到脖子根了，抽开手，跑了。

有天傍晚，荷花端了小半簸箕小麦，到村头上磨坊里去占磨。小六子知道她明天鸡叫就要牵牲口去磨面。

夜里小六子怎么也睡不着，眼前老是跳着荷花俊俏的身影：红红的腮，大大的眼，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拖到屁股上。月白褂子，蓝布背心，两只鼓鼓的奶子把胸前顶得高高的。熬到鸡叫，听到栅栏门响了。荷花牵了牲口出去了。

约摸半个时辰，小六子悄悄地摸到了村头的磨坊里。

往后，他们就常到场棚里、圩埂底下去幽会，当然少不得要商量以后怎么办了。

荷花说：“老太太早就对我说过，‘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还能在我们家一辈子吗？找个靠得住的人，往后你就把这里当个娘家，常来走动走动……我还有几年活头呵！’老太太常常在

我面前夸你，说你忠厚、老实、肯做。你要托个人一讲，老太太准高兴。”

荷花贴着小六子的脸，搂着他结实的肩膀，小六子趁势捉住她两只奶子。

“这往后呢？”女人家心细，已经在考虑婚后的事情了，“头年把我还在东家那儿，到有了小人儿（孩子），我只好呆在自家了……那……你就要养家活口了，……靠你一个人的工钱，养两口人，那就够艰难的了。”

小六子只是“嗯……嗯……”，两只大手不住地摸。

荷花佯怒：“跟你说正经的，你老忙什么！”

“我这不是听着吗？”

荷花说：“前头大网子家，不是在城里给人家当奶妈吗？你看她上次回来，养得又白又胖。说主人天天给她吃蹄膀，大鲫鱼余汤。她还带回来不少小人儿衣裳，都是绸的、缎的。她带回来多少钱，不知道。你看大网子天天上街……”

“我想，我生下小娃子来，半年就把娃子送到姑姑家喂去，我也到城里去当奶妈……听大网子家说，城里人到处找头生孩子的人当奶妈呢！”

“啊！把自家的小娃子丢下来，给人家孩子去喂奶？”

“不这样，我们怎么过啊？”

小六子把双手从荷花奶子上抽回来，定定地看着她。

荷花也惊异地看着他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荷花！”小六子附在她耳上，压低了嗓子，但又很郑重地说：“我们有的是金子、银子……够我们……够我们子孙后代过的……”

“瞎说什么？”荷花打他的胸脯。

他把荷花紧紧地搂在怀里：“荷花，这是真的！”

原来，小六子他爷爷病重时，把小六子父亲托付给东家。有天晚上把儿子叫到床边，指着床下，喘息着说：“这儿挖地三尺，有一缸金子、银子……上面盖了三块石板，……这都是你老子笔头子上开花赚下的，……他庄头家的银子来得不义，我就叫它去得正好……记住，你这一辈子不能挖这窖子，等到传给你儿子，三代下来就不显眼了。”

小六子他爹病重时又把小六子托付给东家，晚上把他老婆、儿子叫到床前。

“我苦了一辈子，也没能给你们留下什么。”接着他又很神秘地说：“你爷爷给庄头家管了一辈子帐，赚了他一缸金子、银子，就埋在这床底下，三尺深的地方，有三块石板盖着……等到有一天，你能娶个能干老婆，就挖出来。”

十岁多一点的小六子，听着像听神话一样，只是张大着嘴。

老子又喘着说：“你一定要娶个能干老婆，才能挖那窖子……这不明不白的钱财，可得找出个明明白白的来路啊！你要寻个能干女的，好帮你出主意……万万不可冒失了。”

他又对老婆说：“你走在我后头……你可要记住我的话！一定要在小六子成家以后……一定找个能干儿媳妇……万万不可冒失了……”

两年后小六子他妈病重，临终前也指着床下对他说：“唉！我是没福气……消受那金子、银子了……你可要记住你爹的话：一定要在成家之后……一定要娶个能干老婆。……那不明不白的钱财，一定要找个明明白白的来路……”

荷花听完了，问小六子：“我算是能干的吗？”

“我看你从小就有心计。”

两个月后，他们就在小六子家老屋里成了亲。庄头家老太太送的一张老花板床，就放在他爷爷早年放床的那个地方。

第一天晚上闹房以后，他们没敢动手挖，怕有听房的。还真有一帮“少死鬼”在窗外听呢！他们直守到下半夜，也没有听到一点儿动静，他俩白天忙得够累的了，又不是没有尝过滋味，何必急猴猴的呢！

第二夜，等他俩上了床，那些头天晚上没有得到满足的“少死鬼”们，又伏在窗外了。荷花拉拉小六子，两人故意地声音弄得大大的。一阵高潮过后，那帮“少死鬼”们“哦——”一声，登登地跑着，满足而去了。

荷花说：“明天晚上这些‘少死鬼’就不会来了。”

第三天晚上，他们果然没有来。到了半夜，他俩拆了床，两把快锄刨起土来。

他俩心里都很紧张，到底是真有，还是假有。荷花见识多，他听人说过窖下的银子会自己跑呢……不要我们没福气，金子、银子跑了……

刨了一尺多深，用油灯一照，下面再刨上来的，不是生土，两人都很兴奋。

荷花立即伸头往窗外看看，没见什么动静，又低下头刨，刨得更快了……

“当……当……”小六子的锄头碰上石板了……

“当……当……”荷花的锄头也碰上石板了……

……

第二年春天，荷花的表哥帮猪贩子赶了“架子猪”到江南来卖，顺便来看看她。第二天荷花挺了大肚子和小六子一起，

陪他表哥到土桥镇上转了一圈。回来以后，小六子就向刚当庄头不久的孙开山辞工，说是荷花的表哥看中了土桥镇的粮食生意，有两个猪老板撑腰，他们要在南街头上开片粮食行。他是当地人，人头熟，要约他去合伙。

少东家很高兴，拍拍小六子肩膀：“老六啊！有出息！有出息！”

“开山兄弟！我家祖孙三代都吃你家的饭，老太太又把荷花配给我……我真不该……”

“那没有事。人总往高处走，你好好干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找我。”

孙开山叫帐房算还了他的工钱，又多给了半年工钱。孙开山从小就花钱如流水，上一趟南京总得用好几十两银子，钱上是很大方的。

他们先是在南街头上“摆干篮”（临时摊点），小六子拉客、量斗，荷花表哥写帐。荷花挺个大肚子烧饭。

当时南街上有两处房子要顶出去。一处是张老四家的粮食行，两大间草房，前面有个大凉棚。一处是以前开过粮食行，现在空着的三间两进的瓦房。孙小六子摆了半年多干篮，尝到做粮食生意的甜头了。此时，正在兴头上，就要顶那三间两进的瓦房。

刚刚生了孩子的荷花，头上还扎着黑绑腿带子，倚在床头上。孙小六子揭开孩子的抱裙，用指头刮刮小孩的嫩脸。“儿子！你可不用和你爹一样，当小放牛的了！”

荷花横丈夫一眼：“看你，骨头轻的。不要受了风！”忙把抱裙盖好。

接着两人说到顶房子的事，孙小六子兴致勃勃地说了，要

顶，就顶那三间两进的瓦房。

荷花却冷冷地说：“他爹！你可不要忘了，你爷爷、你爹、你妈，临终前都对你说了什么啊！”

对啊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去顶三间两进瓦房，这不叫人家疑心你这钱是偷来的，还是抢来的！

于是，他们只顶了张老四的两大间草房，在门口刷了招牌，取名“兴泰粮行”。有两大间草房作仓库，他们更多的是收乡下人的粮食，等价钱好时卖给粮贩子，这赚头就比“摆干篮”大多了。

两年后源太粮行要卖。源太在街东头，是土桥镇上最大的粮食行。五间四进，开开后院门，还有自家的河崖码头，槽上还有两帮牲口。老板沈小和是十二圩的人，打输了两场官司，一气之下，就要把粮行顶出去。沈小和虽然一再降价，但谁也不敢吃。有人见兴泰粮行这两年发起来了，就来和孙小六子商量。孙小六子不敢要，拿出这么多银子，那不更叫人起疑心了！

但荷花说：“要！这可是个好当口，这么便宜，哪儿去找啊！”

于是荷花就和丈夫商量出一系列主意来了。在原价上加二百两银子，但价钱先付一半，两年内全部还清。再放出空气去，他们现在交的这些银子，大部分是向江北猪老板们借的，一分五厘的利。

荷花又趁去孙家村给老太太做小生日，捎上十两银子作礼物，向老太太和孙开山说了他男人的冒险计划：“大少爷，你看这事行吗？我有点害怕，这不是一个钱、两个钱的！”

“怕什么？沈小和是急卖，到哪儿去拣这个便宜去？再说一分五的利很低，不消几年就全还上了。不用怕，老六心大，有

出息！”

粮食生意最能赚大钱的，第一是放米收麦。离新麦登场还有两三个月，有的农户家就揭不开锅了。这就要指着麦苗借米。殷实的粮食行这时就放米。历年的定例是“一米二麦”，现在借一斗米，新麦登场还二斗麦。大粮食行不放给散户，每个村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出面，向粮行统一借。这一手很保险，很少有收不回来的。孙兴泰是土桥镇上放米最多的，他家有雄厚的资金，谁家也比不上。

其次是放稻钱。稻子扬花了，离上场还有几十天。天天上街、憋了许久的乡下人，特别是圩里人，这时就熬不住了。空箩去，空箩回，天天在茶馆里赊壶茶喝，看着人家端来油汪汪的肉包子，馋得流口水。现在稻子快要上场了，可以到粮食行里拿了稻钱，过上几天舒服日子。所以，新稻还没有登场，土桥镇上的菜馆里就高朋满座了。预支新稻钱的通例是陈稻的价钱打七折。打七折，就打七折。今年赤山没有戴帽子，老天爷帮忙了。这里有句民谣：“赤山戴帽子，圩里人喊老子。”赤山顶上云雾缭绕，戴上帽子，圩田就要被淹了。这拿稻钱的，和借米还麦的不一样，不是揭不开锅，而是为了提前享受，都是大体上还过得去的户。

孙兴泰资金雄厚，在这两方面都赚了大钱。他家还有一项最可靠的收入，那就是孙开山历年卖给他的经管皇粮田权，大概已有上千亩了。因为这种权只能卖给孙氏子孙。皇粮田每年只由经管的庄头交给王爷固定的银子，庄头再分租给农户，那赚头是很多的。每年这一项的固定收入都有上千担稻。

孙兴泰的腰越来越粗，就不满足于只经营粮食。乡下人上街就是卖了粮食，打油、买盐、扯布、办杂货。他家要操纵土桥

镇的经济命脉，还得经营杂货和布业。这就顶下了十字街口的一家门面，造了五间三进的大瓦房，开了孙兴泰杂货店、布店。

孙兴泰越来越发，而荷花呢，却越来越虔诚地信佛了。她是深信“抬头三尺有神灵”的。他们得了这么一大笔不明不白的钱财，神灵能不知道吗！她现在只有多烧香拜佛，向神灵赎罪了。她搬进中街后进新屋里，就在东厢房里设了一个枣红木的神龛，供着一尊镀金的铜观音。她从小就知道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。她四十岁上就开始吃长斋，不杀生。庙家山的老尼姑常给她送符、送手抄《金刚经》来。有一次山上寺院里菩萨开光，她去了，缘簿上第一名就是她“孙王氏”，一百两银子。

孙六爷受了荷花的影响，也很乐善好施。只要地方上办盂兰会（即鬼节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）、做佛事，请和尚放焰口，请道士打醮，或者是修桥、铺路什么公益事，孙兴泰都是出钱最多的。

孙兴泰东的当铺里陈家是怎么发起来的呢？这镇上的传说也很神。他家祖籍是安徽歙县，祖上也是大商贾，到陈亭山这一代就败落了。当年陈亭山就是背了一个铺盖卷，提了一把黄油布雨伞到土桥镇来的，帮在戎泰和窑货店里。戎老板没有儿子，就一个宝贝女儿，他看这位陈相公人还诚实，就招他做了养老女婿。戎老板去世后，他继承了窑货店。他是“招把戏”、是杂姓，在戎氏家族里怎么也抬不起头来，在镇上，人家也瞧不起他。他就省吃俭用，供儿子读书上学。他想等儿子有了功名……皇天还真不负有心人，他儿子陈义文不很费事地就通过了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，成了秀才。秀才就能穿“襕衫”，在家门口竖旗杆、挂匾，见了官就可自称“生员”，只作揖，不下

跪。陈亭山这回威风起来了，戎氏家族见了他都叫“姑老爷”，镇上人也巴结他，叫他“亭老爷”。

取了秀才就要想考举人了。

陈亭山对儿子考举人倒很有信心。他祖上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，没有做过什么缺德的事。他儿子八字特好，是戊亥年、戊亥月、戊亥日、戊亥时生，“四戌平头”，这可难得。这么好的八字还能没有好造化？

考举人三年一次，叫“乡试”，第二年正逢大比之年，八月中，陈义文就由他老子陪同，到南京应天府乡试，当时的考相公们都住在离贡院不远的一条叫“状元境”的小街上。考相公们都图这街名的吉利，此时，这里的客栈都爆满了。幸亏陈亭山早托朋友在“集贤栈”定了房间。

那时为了防止考生作弊，规定考生的帽子、衫袍不准用双层的，袜子单毡，鞋用薄底，坐垫是毡片，笔、墨、砚等等都有特别的规定。好在贡院西街上此时有些店家专门为考生准备应考物件，就是价钱贵些。陈义文是穿了一件黑油绸的夹袍来的，就只好买一件做工很差的、粗棉布的“考袍”。

第二天一早，住在状元境的考相公就纷纷前往贡院。

贡院门口竖着一块大牌，上写顺治皇帝的圣谕：“……生儒入场，细加搜检。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，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，问罪发落；如有请人代试者，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……”

不多时，点名开始了。叫到的人，都要解开衣带，让门役搜身，连鞋子也要脱下看的。考篮里吃的用的，查得更严，连糕饼也要一个个切开查。

这贡院的大门，是一座楼门，门上有座红墙碧瓦飞檐突出

的楼，楼门上有匾，题为“明远楼”。楼两边竖着两个大旗杆，挑着两块大布幡，一块上书“有恩报恩”，另一块是“有怨报怨”。那时人们很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传说考场上众相百出。有的平时满腹文章，但现在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有的就在卷子上画乌龟，甚至还有解下带子在号房里上吊，或者用裁纸的刀割破自己喉管自杀的。也有的考生平时并不怎样，但忽然福至心灵，笔下就滔滔而来。还有考生面对考题，伏在桌上做起梦来，梦里受人指点，醒来就做出一篇好文章。

这一天，陈义文坐在号房里，面对着考题发懵。这第一场考的是《四书》义三道，经义四道。他没想到考举人的题竟这么难！这怎么向老父交代呢！

陈义文急得满头大汗。恍惚之中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先生，花白胡子，戴着簇新的瓜皮帽，穿着簇新的蓝袍，蹬着簇新的厚底镶鞋，还背一个簇新的黄布香袋。

“相公！难住了吧？”花白胡子说道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”陈义文害怕了……他想起了刚才在贡院门口看到的那张处罚考试作弊的圣谕……

“相公！不用害怕，这是我来教你的，不是‘请人代试’，不会‘枷号问罪’的！”说着他就念起这第一道题的释义。陈义文也不由得就奋笔在草纸上录下……七道题都笔录完了……孙义文不觉伏案打盹了，一会儿惊醒了，想想刚才发生的事，好像是做了一个梦。但往案上一看，那草纸上写得满满的。拿过来细细读一下，还是真合题意。于是就把它工整地抄在正卷上。

出场时，他爹早在贡院门口等他了。见了忙问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
“满好!”

但他没有敢把号房里发生的神秘事告诉他爹。

第二场、第三场,那位花白胡子先生,都准时来到了他的号房。第三场就是那先生口授答案,陈义文直接往卷子上写的。完了,陈义文问:“先生如此高才,为何不求功名呢?”

“唉!祖上无德,自己命运不济,屡试不第啊!”

陈义文同情地点点头,又问:“先生与我非亲非故,为何如此帮我?”

“我与你家有故的啊!”

“请问先生尊姓大名,与我家是什么样的故旧,日后我也好报答先生啊!”

“唉!说什么报答?我报答府上还来不及呢……我叫‘缺一角’,回去问问你家上辈,就知道了!”

儿子三场考得都很顺利,虽然还不能说有把握考中,但看看那些住在状元境的、垂头丧气的考相公,陈亭山心里着实很高兴。他带了儿子到状元楼,好好犒赏他一下。

儿子也高兴,喝了几杯酒,就问他爹:“我们家亲戚故旧中,有一个叫‘缺一角先生’的吗?”

“‘缺一角’?”他爹想了想,摇摇头说:“我们家几代的亲戚朋友中,都没有这一个人!”

一会儿,他爹又问他:“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?怎么知道他和我们家是故旧的呢?”

他们坐的是雅座单间,陈义文又喝了不少高粱酒,他就把这三场在号房里发生的神秘事,绘声绘色地给他爹讲述了一遍。

他爹听得真是目瞪口呆了,半天才还过神来,看着陈义文

说：“儿子啊！这可真是有神鬼帮助啦！我儿这回是必中了！”他高兴地拍着儿子的肩膀。

一会他又说：“‘缺一角’，就是成方成正的东西，缺了一个角……”

“你太爷当年在我们老家歙县城南买了一块吴家的地皮，要造两进房子，并在后面包一个院子。但在院子的那段地皮的东北角上，有一座坟，按说应该迁走。后来你太爷一打听，这坟是吴家的一位教书先生的。这位先生是外乡人，无儿无女，当然就由吴家养老送终，去世后就葬于此。你太爷觉得，迁没有后人的坟，丧德，不妨就把这一块坟地让出来，好给子孙积点德。后来那个四方院子就缺了东北一角……这‘缺一角先生’恐怕就是吴家给他送终的那位教书先生。”

儿子一惊：“啊哟！怪不得他戴的是簇新的瓜皮帽，穿的是簇新的蓝袍，蹬的是簇新的厚底镶鞋，还背着一个簇新的黄布香袋子呢！”

“那大概就是吴家给他做的簇新的送终衣，入棺的时候穿上的！”

不久“桂榜”（九月发榜叫“桂榜”）发了，果然陈义文高中了。当天一连来了三起“报子”，窑货店门口爆竹纸屑堆得有半尺厚。

土桥镇多少年也没有出过举人。全镇人都来“亭老爷”、“亭老先生”家祝贺。

陈义文从南京回来，他老子立即带他回歙县故乡。除了祭祖以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隆重祭奠“缺一角先生”，以报其恩。他家的故居，现在由歙县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张老板的父亲居住。这位张老老板现在在家享清福。他慈眉善目，吃斋